

最近我都在收集我產生的垃圾，故事源於一則笑話。我經常都在吃一家本地快餐店的長包，逐漸變成人人皆知的事情，大家討論起來我就說“對啊，那些包裝我收集起來的話都能做一套西裝了”。反正也挺有意思的，我就試試收集起來唄。收集過程就是會覺得很煩很髒，不過完成清洗的工作後還是挺治愈的，就是感覺自己是在對自己的生活負責任。可對於想過簡約生活的人，即使只有“想”，也不習慣家裡有一大堆垃圾。於是那些垃圾就成了過去幾個月的一種微不足道但是礙眼的壓力。

到了最近要搬家，就想要藉此重新規劃生活，換句話就是逼到盡頭才發覺自己從沒有認真地檢視過自己的生活。認真查看簡約主義的資料，斷舍離的概念、廚餘變黑金土、不生產垃圾的生活什麼的都看過一遍。

負責任就是收集以及清洗所有我產生的垃圾？對誰負責任？我？地球？我愛大自然不過我收集垃圾純粹就是為了我自己。收集過垃圾才會知道自己是依靠了這麼多的東西才活著。

最終的解決方案就是用斷舍離的標準來取舍我屋裡一切東西，包括我之前收集過的垃圾。然後接下來就是到菜市場買廚料代替去快餐店吃，減少垃圾而且廚餘還能產生肥沃的黑金土，用來種植物。基本概念就是找不產生垃圾的替代品。我覺得垃圾的多少代表了有多少東西我沒有思量過。

我想的只限於我的生活，根本扯不上環保，實質減少破壞環境的方法我可不知道呢。

雖說我有解決方案，卻大部分還沒有實現呢。剛才在回家路上就在想“習慣”這兩個字。實現方案，我要習慣下廚。下廚次數為單數的我，再回想老媽老爸推我習慣的種種都失敗了，好像有解決方案都沒有。

昨晚我納悶著，暑熱正好加劇了我為搬家所發的愁，只好刷刷手機，刷到睡著。我想開村上先生的新坑，因為頭埋進去了完成前都出不來，所以我在網上認真的在選他的作品。不以為然看到村上先生的生活規律--每天只花兩個小時寫小說，寫起勁來也只會留到明天寫；沒勁也要寫足兩個小時。而反之，翻譯外國文學對他來說就像是興趣，什麼時候開始或停止都隨心。前者是習慣，後者是興趣。同樣是寫作，同樣是村上先生的樂趣，為何有如此的區分了？

剛才在家附近的小路上，我就找到回覆了，是來自謝德慶先生的答复。他是一位一生只有六件藝術品的行為藝術家。每件行為藝術起碼長達有一年。例如以籠子(1978-1979)為例，一年內他都只生活在一個籠子裡，裡面有一座床、馬桶、水、等基本設備。他最在裡面什麼都不做，

寫作、創作、看電視什麼的一律不干。一年內只有他的思想是自由的。你說他在浪費時間，不過你肯定即是你在工作也不是在浪費時間？也許什麼都不做的他還比我們思考得更多呢。謝德慶先生的行為藝術就是純粹在浪費時間，他說過如果他違反了他自己設定的遊戲規則，那他的行為藝術就失敗了，那他真的什麼也沒有了。

回到村上先生的生活規律上，也許寫作兩個小時的習慣就是他給予自己的遊戲規則，而翻譯的工作就是遊戲規則上沒有寫明的東西。照這樣說，我收集垃圾的習慣就是我給我自己的遊戲規則，而老媽老爸催促我養成的習慣在當時看來不在遊戲規則上，因此即使邏輯上對我有益，卻感覺不到與我的生存價值拉得上關係，最終成為不必。

恰恰簡約主義的精神就在於只在家居於生活裡留下必要的東西，而習慣就是重複自己認為必要的行為。會否下廚的疑慮似乎已不足再次長篇大論。